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希腊五史录



[俄] 普希金 著

李真 译

Древняя Грец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появления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Древняя Греция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苔菲回忆录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俄] 苔菲 / 著
李莉 /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苔菲回忆录/(俄罗斯)苔菲著;李莉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8
(金色俄罗斯)

ISBN 978-7-220-10307-0

I. ①苔… II. ①苔…②李… III. ①回忆录—
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9652 号

TAIFEIHUIYILU

苔菲回忆录

(俄) 苔菲/著 李莉/译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张春晓
张春晓
张妮
韩华
祝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0mm×203mm
9.75
180 千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307-0
35.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汪剑钊

2014年2月7日至23日，第二十二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的索契落下帷幕，但其中一些场景却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旋。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也无意对其中的各项赛事评头论足。不过，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出色的文艺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仍然为之感叹不已。它们印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前后两场典礼上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髓是不能不让所有观者为之瞩目的。它们再次证明，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快马与军刀，也不是凭借强大的海军或空军，更不是凭借所谓的先进核武器和航母，而是凭借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劳动成果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引燃了人们眸子里的惊奇。我们知道，武

力带给人们的只有恐惧，而文化却值得给予永远的珍爱与敬重。

众所周知，《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托尔斯泰所著的一部史诗性小说。小说的开篇便是沙皇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家的舞会，这是介绍叙事艺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经典性例子。借助这段描写，托尔斯泰以他的天才之笔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拈出，为以后的宏大叙事嵌入了一根强劲的楔子。2014年2月7日晚，该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表演以芭蕾舞的形式再现了这一场景，令我们重温了“战争”前夜的“和平”魅力（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竞技堪称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模拟性战争）。有意思的是，在各国健儿经过数十天的激烈争夺以后，2月23日，闭幕式让体育与文化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拥抱。总导演康斯坦丁·恩斯特希望“挑选一些对于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化，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于是，他请出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伴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经典作家和诗人在冰层上一一复活，与现代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像雪片似的飘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滋润着后来者的灵魂。

美裔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

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在世界各民族中，俄罗斯堪称最为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一个民族，而它辽阔的地理特征则为自己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大片培植经典的金色的“林中空地”。迄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的作家与作品已不计其数。除上述提及的文学巨匠以外，19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费特等，20世纪的高尔基、勃洛克、安德列耶夫、什克洛夫斯基、普宁、索洛古勃、吉皮乌斯、苔菲、阿尔志跋绥夫、列米佐夫、什梅廖夫、波普拉夫斯基、哈尔姆斯等，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奇异的美与力量。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式的邻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特性，为它们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早在1932年，鲁迅先生就为这种友谊写下一篇“贺词”——《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受的“启发”，将其看作自己的“导师”和“朋友”。20世纪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中国与俄国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现过—个“蜜月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复活》

《罪与罚》《第六病室》《丽人吟》《日瓦戈医生》《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静静的顿河》《带星星的火车票》《林中水滴》《金蔷薇》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经是坊间耳熟能详的书名，有不少读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精彩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经典文本，就像已广为流传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等一样，后者似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民歌。迄今，它们仍在闪烁金子般的光芒。

不过，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中文中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有限的视域之外。其中，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洛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索洛古勃与阿尔志跋绥夫在绝望中的希望，苔菲与阿维尔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等等，大多还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为此，作为某种传承，也是出自传播和介绍的责任，我们编选和翻译了这套“金色俄罗斯丛书”，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可以说，被选入本丛书的均是经过了淘洗和淬炼的经典文本，它们都配得上“金色”的荣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就“经典”的概念略做一点说明。在汉语中，“经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

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朝是华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设立标杆与范型，亟盼对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乱与文化积累上的泥沙俱下状态进行一番清理与厘定。客观地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也因此带来了“罢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学而言，此前通称的“诗三百”也恰恰在那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被确定为后世一直崇奉的《诗经》。关于“经典”的含义，唐代的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有过一个初步的解释：“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他将圣人与前贤的文字著述纳入经典的范畴，实际是一种互证的做法。因为，历史上那些圣人贤达恰恰是因为他们杰出的言说才获得自己的荣名的。

那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经典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 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经典。2. 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不同于词典的抽象与枯涩，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归纳出了十四条非常感性的定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两条：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照上述定义，我们觉得，经典就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

间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的文化结晶，表现为文字或其他传媒方式，在某个领域或范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甚或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的象征与标识。换一个说法，每一部经典都是对时间之流逝的一次成功阻击。经典的诞生与存在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打开又一扇大门，带你进入崭新的世界，为虚幻的人生提供另一种真实。

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确实如卡尔维诺所说：“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定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正如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在漠视经典的时代，我们还是要高举经典的大纛，并且以卡尔维诺的另一段话镌刻其上：“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愿“金色俄罗斯”能走进你的藏书室，走进你的精神生活，走进你的内心！

译者序

作者苔菲冠名“回忆录”的这本书，讲的其实是她本人的一次旅行，若按传统的说法，应该叫“旅行记”比较得体。

不过，稍加浏览，“旅行记”几个字便套不上了。不错，苔菲此番旅行时间长，所到之处亦不少，只不过其中所录与我们今天熟悉并且预期的“装点此关山”式游记大相径庭。尽管作者开宗明义，说她在此书中不写英雄，不讲政治，记述的全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以及在那个年代见怪不怪的寻常事，但正是这些普通人寻常事，仍然让今天的读者如此地触目惊心，不忍卒读，不由得像作者一样连连惊叹，这简直就是部冒险小说！

经常出门的人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出门旅行最重要的是安全。有意思的是，苔菲此番始自莫斯科，终于叶卡捷琳诺达尔（今克拉斯诺达尔），历时秋冬春夏的南北贯通四季之旅，却是为了安

全所做的极不安全的选择。

1914年欧洲一战爆发，原本偏安东隅的俄国受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命参战，这使得原本就内忧外患、矛盾重重的俄帝国雪上加霜。天怒人怨，终于在1917年一年之内连续爆发两次革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尤其是后一次革命，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格局，在地球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人类社会新纪元。然而，俄国十月革命同样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红色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到来自国内外数股反革命武装冲击，于是在1918至1922年长达四年期间，发生了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惨烈空前的国内战争。一时间，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革命的反革命的彼此杀戮，不革命的人人自危，不是丧命就是丧家，当真是搅得周天寒彻。

像苔菲这种贵族出身，帝俄时期就已成名的文人，在时代风暴中，即使不反革命，亦属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嘴里“末日到了”的资产阶级，所以只要不革命，日子照样难过。同时，虽然俄国当时城市化程度相当低，但倘若将资产阶级，譬如旧日沙皇政府的中小官吏、类似苔菲这样的大小文人、大小企业主金融家、财经人士、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城市市民这一千人等小范围地聚拢来，数目不可谓之小，如若再撒开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上下一勾连，其总和同样可观。这些人不管是表面不革命心里反革命伺机而动，还是真心怕革命惶然无措，还是盲目无知起哄随

大流，甚至是昧着良心发国难财，一旦浮动起来，带来的恐慌混乱、不稳定不确定则恰如苔菲旅行所遇所知。

是的，苔菲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但苔菲了解沙皇俄国，了解专制制度下的社会现实，以及生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各色人等。作为一个喜剧作家，她自出道伊始，便遵从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创立的批判本质，笔锋所指，字字句句落在她所痛恨的制度弊端、社会弊病和人性的悖谬鄙陋上。其犀利不留情面，在回忆录里亦并不鲜见。譬如，对那个叫嚣永远不干活的贵族地主，发誓为兄弟报仇的沙皇官吏，在餐馆里叱骂侍者的贵族老爷，苔菲只寥寥数笔便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勾勒出来，这些沙皇专制制度的主人公，其现身说法，一如冷眼旁观的苔菲所直言，比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更能让人憎恨产生他们的社会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深得一贯坚守党性原则的列宁所喜爱的原因。甚至在她流亡国外，尚未公开发表反苏言论之前，列宁还曾建议盗版发表她 1920 年代描写灰暗的流亡生活的小说。

尽管立场坚定，苔菲的创作却明显不同于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由果戈理确立的，以讽刺为主的喜剧传统，其艺术个性十分鲜明。话说及此，有必要对苔菲其人稍加了解。有时候，有才能不一定有地位，有地位不一定有钱，有钱不一定有德，有德不一定有情趣，所幸的是，苔菲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样样都有的贵族家庭里。她的曾祖父是共济会会员，写过神秘主义诗歌；父亲是律师、刑

侦学教授，出版过杂志《司法公报》；母亲有法国血统，通晓欧洲文学；姐姐米拉（玛丽亚）是女诗人，人称“俄国的萨福”，曾获普希金文学奖，先于苔菲成名。良好的教养，高雅的修养，使得苔菲随性而不任性，有时天真到弱智，有时又精明得通灵，接人待物往往不以世俗的尊卑贵贱论短长，在她眼里，哪怕是崖畔的野花、坚硬的岩石都是有感情有温度的。

所以呢，即便她将笔下卑劣、卑微人物身上的庸俗、粗鲁和丑陋放大一千倍，其夸张笔法饱蘸的却是宽厚的笔墨。同为看透，在喜剧大师果戈理的创作中，是无所假借的赤裸裸地撕破，不调和和不姑息的讽刺；而在苔菲那里，则是含笑的批评，温婉的幽默。简略地说，从审丑的技术层面看，首先，幽默既不像讽刺那般锐利直接，也不同于滑稽丑怪在生活中的呈现，哪儿都有，看得见听得着。幽默是一场智力的游戏，它的起点固然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依据，但它一定是琢磨思索的结果，其自在自然，是绕出来的知其所以然，是智慧精进的演绎，否则即恐失之浅薄、堕于油滑。其次，同样是揭露贬斥丑恶鄙陋，讽刺和幽默这二者的审丑主体，对审丑对象的主观态度和立场其实是很有区别的。讽刺要的是瞄准丑恶一棍子打死的痛快淋漓，而幽默奉行的宗旨是温良恭俭让的警醒救治，同情就是它的核。说得美学一点，即黑格尔所言，“与喜剧性不可分割的乃是一种无限的恳切和信任”；说得玄学一点，那是“神圣的微笑”，一个伟大心灵的“断念”，从某种

程度上看，竟是可遇不可求的了。再从审丑的社会层面看，幽默与否，并不单纯取决于喜剧艺术家的天性和修为，它还需要相对宽松良好的社会条件。所以，幽默才被置于喜剧艺术的最高范畴，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回顾自普希金 19 世纪初开创俄国文学的那百来年间，沙皇的专制制度确实无法给幽默艺术提供适宜的土壤，幽默在俄国自然愈加稀缺了。

就苔菲个人而言，她深知，在她的目光下无法隐遁的渺小、无益、可笑、荒唐、卑微，其实是源自人性的缺欠，可谓人人生而有之，她所打击的那些卑劣人物，正是那个丑恶的社会制度的普遍产物；他们的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根源于那个社会制度。故此，苔菲从不把自己与人们分开，总是与他们站在同一行列里，她对笔下那些愚昧无知人怀抱着确定不移的温情。创作上如此，生活中亦如是。在这部非虚构的回忆录，让人印象最深的，非苔菲的经纪人古锡金莫属。从一开始游说苔菲加盟他的巡回演出，到行程过半不得不分手，不单苔菲，就连读者也看出来了，这个敖德萨小剧场老板身上的毛病远不止忽悠这一点，可苔菲容忍了，只念他的好。再说阿维尔琴科的那个奇葩经纪人，他的大力帮助，为苔菲与古锡金解除合约所出的妙招，居然是让苔菲给自己抹黑。还有那些之前拍着胸脯，发誓保护苔菲的朋友们，眼看敖德萨失守在即，一个个竟然招呼也不打，自顾自乘船逃亡，弃苔菲于危境而不顾。饶是如此，苔菲没怨天尤人，也不痛心疾

首，在看似简单，不加雕饰的叙述中，一如既往地不诱人，不欺骗人，既不惧怕真理，又不破坏感情的分寸，让人在领略公正不阿、一针见血之余，更感受到悲天悯人的同情。这就使得她的幽默笔调中有某种战栗的苦涩的笑，为人类而产生的痛苦。她那似乎是内省的、善良的幽默，在人的心灵上留下无法平复的划痕。难怪十月革命前，“儿童爱读她的书，少年爱读她的书，自食其力的成年人爱读她的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爱读她的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人都醉心苔菲的小说，从邮局小伙计到沙皇尼古拉二世。人们将她奉为“俄国幽默女王”，在空前隆重的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庆典上，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邀请的作家仅苔菲一人而已。至于回忆录中所记诸如探望病人送菊花；帮忙搬家把没拧上盖子的墨水瓶混着衣服一道扔进纸板箱，拿走了零碎落下的行李；见义勇为修钢琴拔出琴键却插不回去，林林总总类似的乌龙事件，每每看到，总让人忍俊不禁，一时忘怀。

然而，战争革命非儿戏，回忆录可不是小说，此间每一个逗笑桥段，滑稽搞笑，幽默到黑冷，细思量，实际上都不过是那场残酷战争的衍生品，只要你稍作移步转睛，便可直觉回忆录里每一个当事人亲临的逼人情境。苔菲说过，生活在笑话中非但不快乐，反而更悲剧。信哉，斯言。

不是吗？无论何时何地，避不开的是活人惨白的面孔，死人的残肢断臂，衣服上的血迹和脑门上的枪眼。眼见新朋老友消失，

像苔菲的多年老友 M，新相识敖德萨首领格里申-阿尔马佐夫，他们原本只是普通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天翻地覆之际，被推上刀尖枪口，白白送死，一个个都成了“被杀害的上帝的仆人”，这让人情何以堪。

不是吗？战争革命之初，人们还会被吓得牙齿咯咯作响，还会屏住呼吸细听搜查捕人的卡车是开过去了，还是在大门口停下来了，那时听到枪托砸门还会心跳恐惧。可是久经红色白色恐怖，人们反倒习以为常了，恐惧到麻木，实叫人无语。

不是吗？虽说战争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红军杀白卫军，白卫军杀红军，杀人成了稀松平常之事，冤头债主死得其所，无辜百姓亦妄遭荼毒，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为给家人报仇的白卫军 X. 上校，竟将杀人当作了茶点。更有甚者，在这种新的日常生活条件下，人们对伤、亡这类字眼竟是如此习以为常，伤者与死者就是日常生活，它们已经惊扰不到任何人，也不会引起任何人“多可怕！多伤心！”的惊呼，反倒是那些小偷小摸，或什么毫不搭界的鸡毛蒜皮小事，被人们讨论得津津有味。错乱至此，夫复何言。

不是吗？当苔菲在基辅一家糖果店门口看到一个佩戴肩章的帝俄军官在吃甜点心，这在过去再平常不过的一幕，却令她惊叹这一切多么奇怪！白天、太阳和周围的人群、军官手上的甜点心，曾经的日常生活成了传奇，即便不是梦，苔菲们也已经不习惯了，

无法走进这样的生活了。其绝望谁又承受得起。

所以尽管苔菲不怕死，但是她怕那些怒气冲冲的面孔，怕人拿着手电筒直射她的脸，她怕那无法消除的、愚蠢的仇恨。怕寒冷、饥饿、黑暗，怕枪托砸地板声、喊叫声、哭声、枪声和别人的死。那一切令苔菲如此疲惫，她再也不想经历这些，再也不能经受这些。她走了。她逃了。

行路难啊。从莫斯科到叶卡捷琳诺达尔，奉承完红色政委再讨好白色军官，哪晓得还有黑色的德国军官横生枝节，一路行来真可谓步步惊心。

行路难啊。躲过了人祸，逃不脱天灾。之前基辅有西班牙流感，其后叶卡捷琳诺达尔暴发斑疹伤寒，有大难不死的，譬如苔菲，有在劫难逃的，譬如奥列努什卡的小丈夫，在在都是命悬一线。

行路难啊。下了火车上马车，乘不到客车搭货车，苔菲跟旅伴们从北到南，在印着俄罗斯字样的绿色巨幅地图上一路下滑，不想不愿可是不由自主，一步一回头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不是俄国民谚说的舌头，也不像苔菲自嘲所谓的语言，书里书外的人都明白，是战火烽烟将这一干乱世的浮萍驱赶，一去难返。

或许从莫斯科出发时，苔菲并未意识到这将是一趟单程旅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换，碰到形形色色的人，遭遇千奇百怪的事，她该清楚，此番行走，注定是她的一场人生苦旅。过